

B A I Z H U A N G

北方文艺出版社

拜庄

鲍十一著

纪念◎子洲的故事◎走进新生活◎美鸟◎海湾◎种谷◎锄禾◎喷呐◎口琴◎黑发◎纪念碑◎邮电局◎水悠悠◎春秋引◎归客杨涛◎在河之舟◎抖动红绸◎化雪的日子◎凤祥的故事

I
21

拜 座

鲍 十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拜 庄

Bai Zhuang

作 者 / 鲍 十

责任编辑 / 马合省

创意策划 / 马合省

封面设计 / 安 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2.5

字 数 / 300 千

版 次 /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317-1199-0/I·1142

定 价 / 19.80 元



鲍士，1959 年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农村，后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学习戏剧文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供职于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学创作所。近年开始写小说，著有长篇小说《起死回生》和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

目 录

纪 念(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根据本篇改编)	1
拜 庄	41
子洲的故事	72
虚构游乐场	106
走进新生活	156
美 鸟	183
海 湾	188
种 谷	191
锄 禾	196
喷 呐	202
口 琴	208
黑 发	214
黑 包	220
热 爱	224
纪念碑	240
邮电局	245
电影院	250
水悠悠——一个爱情故事	255
春秋引	262

归客杨涛·····	277
在河之舟·····	291
车站广场·····	302
苍茫之旅·····	314
抖动红绸·····	323
哲学教师·····	337
冰冷的小站·····	342
逃跑的助教·····	346
上下五千年·····	362
化雪的日子·····	373
盘脐子的故事·····	380
凤祥的故事·····	387
沙先生进行语言游戏·····	394

纪 念

一

每年只在这个季节，明丽的阳光才会从房脊后头漫过来，瀑布似的哗哗直响，又灿烂得耀眼，带着一股烤土豆的气味，烤得过了火，一股焦糊味儿。

每天一过四点钟，在小学校操场上搅成一团的喧闹声，就像浓烟一样被孩子们带着，向大门那儿移过去了。然后，又沿着当街，沿着淹没在庄稼地里的村路，渐渐远去了，一丝一缕地消失了。

学生走了，老师也走了，学校一时静悄悄的。操场空空荡荡的，房脊上正有两只麻雀在梳理羽毛，把身子弄得蓬蓬松松的。

校长老骆最后一个走出办公室。他锁了办公室的门，也向大门那儿走。老骆走路向来脚步极轻（有人说，就像猫儿似的），这也在刚刚平静了一会儿的门窗玻璃上、围墙的墙根处，在整个院子里，都唤起了共鸣，回荡着，许久也不散去。

校长老骆走着走着，悄悄又停下脚步，并且转了身，似乎要看看是不是锁了门，是不是掉了啥东西。其实不是的。天天如此，这不过是个习惯。

校长老骆站在那儿，任凭阳光泼得他满头满脸。他的宽阔的瘦脸又白又光，眼睛亮闪闪的，却一副沉静的样子。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只是太瘦了。最瘦的是他的脖子。还有那两条腿，让人立刻就想起了扭秧歌踩的高跷。不过，看上去他精神还好。

一排七间草房，无声地对着他。那几只麻雀，仍然蹲在房脊上，却不再梳理羽毛，静止下来，专注地望他，小眼睛一闪一眨的，十分调皮，仿佛使着眼色，充满了暗示。

老骆依然是那副沉静的样子，心情似乎很轻松，心里正想别的事情。

他刚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儿子叫骆玉生，几年前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了。他在信里告诉儿子说，他就要盖新学校了，就在暑假盖，把旧学校拆掉，盖个全砖的，挂瓦。

这件事，我想了多少年了！他在信里说。我已经和村长谈过多少次，村长总算答应了。不过还要开个会，正正经经商量商量，就在今天晚上。

我就想盖个好点儿的学校，一直想。他在信里又说。在我心目中，这早已不单单是个学校了，是个什么呢？我也说不清。当然，现在的学校也确实太旧了，墙上直往下掉土，坐在屋里能看见天空。

你爸老了，没几天就六十岁了，这个梦必得圆了，不然就没这个机会了。他最后这样写道。

当初，写到这里时，校长老骆曾经动了一下心，脑袋也热了一下，自觉很悲壮，也有那么一点伤感。

老骆站了一会儿，才离开学校回家。操场上重新响起了脚步声以及脚步引起的回声。尽管老骆脚步轻，回声却很响。

老骆注意到，那几只蹲在房脊上的麻雀，一齐“扑啦啦”地飞起来了。

老骆的家在屯西头，每次回家必得穿过整个屯子。屯中一条土街，两侧排列着一间间平房和草房。每家都有一个小菜园。这个季节，正是屯子十分丰满的时候。每个菜园里都红红绿绿的，看去又杂乱又鲜艳。屯里和学校一样宁静。农民们都下田干活去了，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坐在自家门口，或者在打开窗子的炕

上昏昏欲睡，一待街上有人走动，却又马上睁大眼睛，看看这人是谁。

每个人都看见了老骆，每个人都跟他打招呼：“骆先生，下学了？”

老骆便说：“下学了。下学了。”

老骆到家时，见老伴儿正在菜园里割韭菜。韭菜炒鸡蛋，这是老骆最爱吃的菜。老伴儿名叫田招弟。不过，这是她从前的名字，现在已经没人再叫了，只有老骆偶尔还叫。招弟手握一柄小镰刀，蹲在一畦碧绿碧绿的韭菜跟前，一根一根割得极仔细，根本就没听见老骆的动静。这时老骆叫了她一声。招弟似乎惊了一下，这才站起身来。

老骆朝屋里走。招弟出了菜园，跟在老骆身后。老骆进了屋。屋里凉瓦瓦的。招弟留在厨房洗韭菜。

这时招弟说：“你看你的脸色呀！先上炕躺一会儿吧。饭一会儿就好。”

老骆马上答应道：“哎，哎。”

对老骆来说，招弟的话就像命令，他不能不听的。和老骆一样，招弟也是个干瘦的人。虽然干瘦，精神头却比老骆足，整天张张罗罗的，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实际上，是招弟一手操持着这个家，吃的，穿的，样样都需她亲自动手。她简直就成了老骆的保姆。尽管他们都老了，这一点反倒越发明显。说来有点可笑，老骆甚至是怕她的。在许多事情上，他对她一直言听计从。当然，老骆也乐得这样。老骆也一直心存内疚，觉得招弟天天太辛苦了。

老骆哼哼唧唧地往下脱外衣。外衣里面还有一件背心。外衣是一件小褂，深蓝的。尽管天气这么热，他却一直不肯将小褂甩掉。招弟说过好几次了，让他光穿一件背心了，他却总说那也太不严肃了，招弟也就懒得再说了。尽管招弟事事都管，有些事还是管不了的。

老骆哼哼唧唧的感到很舒服，从头到脚都舒服呢。

这时招弟又在外屋说：“明天就放暑假了，也不知道生子能不能回来。”

老骆说：“我刚才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他现在工作了，不比从前念书那会儿，哪儿还有暑假！”

招弟说：“他爸你说，生子要是不考学，是不是我连奶奶都当上了？”

老骆说：“那还用说。”

两个人就不再说说话了。外屋，传来招弟打鸡蛋的声音。老骆在炕上躺下来。不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他总是觉得特别累，在学校还能坚持，一回到家，就累得不行了，好像浑身的骨头都要散了。不过，他没把这种感觉对招弟说过。

老骆拿过一本书，打算躺在那儿看。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这是一本《十万个为什么》，还是1962年出版的。有一次他到县里开小学校长会，在书店里看见了，买回来的。算来已经三十多年，书面已经发黄变脆……

过一会儿，招弟叫老骆吃饭。招弟说：“他爸，饭好了，来吃饭！”

叫了一遍，没听到回答，招弟就进了屋，一看老骆已经睡着了。老骆甚至流出了口水，那本《十万个为什么》打开着放在手边，招弟就不再叫他了，她在他的身边坐下来，等他醒过来。

那一刻，招弟心里充满了柔情，她知道他这是累的。不是一天的累，这是日积月累的累呢！她不由想起许多往事来，想起当年的老骆有多么年轻，多么精力旺盛。

“人哪，说老这就老了！”招弟对自己说。

这时候，她对老骆，也对自己，突然充满了怜悯。她的心就像一片温水，热乎乎的，又沉重又饱满。

她想起老骆说过，说他俩就好比一挂马车的两只车轱辘，缺

一只这挂车就坏了……

想起这个比方，她心里竟然“咯噔”一跳，心说，我怎么想到这儿来了！便有了一种不安，仿佛这是个预感，一时十分恐惧……

恰在这时，老骆醒了。他吧嗒着嘴，觉得好多了。又看见招弟坐在身边，却有点不解，问：“咋回事儿？我睡着了吗？”

便“哎呀”了两声，又说：“饭好了没？快吃！今下晚儿我还有事呢！”

说着，赶紧下了炕。

二

有一天，招弟对玉生说：“一挂马车把你爸拉到了三合屯……”

玉生吃了一惊。并不是吃惊这句话的内容，他吃惊母亲说话的声调，这声调那么幽深，就像一口深潭一样。

玉生坐在门坎上，看着菜园出神。这时正是初秋的上半，阳光湿漉漉的，把菜园照得一片斑驳。听见招弟的话，他把脸转向母亲，他以为她还会往下说的，便等着她说，不料，她却再也不说什么了。她正在穿一串红辣椒。他发现，母亲的双眼竟然如此空洞……

这件事，玉生当然是知道的。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从多种渠道了解了这些。不过，对他来说，这已经不那么真实了，他的意思是，这都有点像个故事了。他知道的甚至比这些更多，比这些更丰富，更有氛围感。

是的，一挂马车把老骆拉到了三合屯，车上套了三匹大马，一匹红的，两匹铁灰的……那还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呢！那是四十年前的一个早春。那天天气极好（大家都这么说），雪还没有化尽，风也相当凛冽，但太阳很亮，十分亮。很亮的太阳张贴在瓦蓝的

天空，就像一张烙饼。天空没一丝云彩。马车离开了闹哄哄的霞镇。展现在眼前的，接着就是覆盖残雪的平原了。平原一望无际，残雪上露出一根根黄色的枯草，草茎在风中瑟瑟抖动，发出细若游丝的哨音。印有两道车辙的车马大道，带子一样向远处伸去，向平原的纵深伸去。有一只老鹰在半空中飞旋着。马的身体冒出了腾腾的热气，热气飘飘渺渺。车轮碾压着曾经化过又重新结起来的冰茬儿，咔嚓咔嚓直响。下午时分，得得的马蹄声一路敲击着驶过了三合屯。

那天，屯里好多人都聚到屯头来迎接老骆。男人女人都有。还有拖着清鼻涕的小孩子，还有戴着老太太帽儿的老太太。还有田招弟。

那天招弟特意穿了一件红夹袄。这还是她娘过年时给她缝的呢！这衣裳她可喜欢了，也特别珍惜，平时从来不穿的，今天才穿上了。

她穿这件衣裳多么漂亮！在早春的阳光照耀下，在早春的轻风的吹拂下，她在人群里简直就像一面旗帜，一面美好的旗帜，一面纯真的旗帜。

马车驶进三合屯的情形甚至是轰轰烈烈的。马蹄敲击着尚未解冻的路面，路面激动地震颤着。马车在人群前边停住。马打着响鼻，马的身体湿漉漉的，布着一层细密的汗珠儿，汗珠在阳光下闪烁。

村长，还有几位老人，向马车迎过去。这时老骆纵身一跃，干净利落地跳下车来。当年的老骆并不老，只有二十二岁。老骆这么年轻，大家还真没有料到。老骆衣衫干净，宽肩长腿，一身英气，招弟不禁在心里赞叹了一声。

（玉生见过一张父亲当年的照片，那是他和几个人的合影。玉生家里没有这张照片儿，他是在父亲一位朋友家里看到的。照片镶在一个宽大的镜框里。玉生当时真是吃了一惊：父亲年轻时这

么英俊呀！他在照片前沉思良久，怎么也无法把照片里的父亲和后来的父亲联系到一起。)

这时村长已经抓住了老骆的手，又捏又摇地说：“哈，先生来了！……哈，先生贵姓啊？”

“我姓骆，我叫骆长余……”父亲回答说。父亲的声音又宽阔又响亮。

“哈呀骆先生……”村长又将老骆的双手摇了几下，之后转过身，对人群里的孩子们喊道：“小嘎豆们，过来过来，过来拜见骆先生！”

人群一时乱糟糟的。大人们驱赶孩子，孩子则直往他们身后躲。不过，到底还有那么几个胆大的走到了人群的前头。他们拉拉扯扯，有的噘着嘴，有的憨笑着，一出人群就站下了。

“好啦，好啦！给先生行个礼吧！叫声先生。”村长笑着说。

“先——生……”几个孩子便叫道，声音低低的，就像蚊子哼哼似的。

老骆却显出慌乱，一时手足无措似的，脸也红了。

他说：“别叫先生，叫老师，就叫老师……”

站在人群里的田招弟，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她觉得这先生多有意思，又觉得这先生多帅，觉得这先生浑身有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在此之前她还从未见过这样一个男人。

恰在这时，老骆慌乱的目光无意间向她投过来。她发现他的目光是多么清澈。她又发现他怔了一下。她心头一亮，随即嘭地一响……

这时村长提议老骆去看看学校。村长扯着老骆的袖子，一起进了屯子。大人小孩相拥着，在老骆身边簇拥成一群。学校在屯中央，没几步路就到了。这里是村政府，五间大草房，把其中的一间做了学校。高高的门坎，宽宽的正门。一进门村长就笑嘻嘻地笑了，笑得挺抱歉，说：“看看，看看！也没个现成的房子，只好

在这儿将就了，先用一间屋，我看也够了。也没几个学生。等学生多了，再盖个学校……看看，看看，早几天就收拾出来了……”

“也照霞镇的学堂做了块写字板。”一个老人接着说。

“也用锅底灰刷过了。”又一位老人马上补充。这时候，田招弟已经悄悄地离开了村政府，向家里走去。没走几步，就小跑起来。朴素的村庄在她眼睛里跳动。长长的辫子在红夹袄上扫来扫去。饱满的胸脯因跑动而剧烈地起伏。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她又激动又忧伤，有种想哭的感觉。她果然哭了，眼泪像泉水一样流出来，也像泉水一样清澈。她的心却因此畅快起来，从来也没有这么畅快过。

十八岁好年华春心泛泛，做梦里也思想伟岸儿男。

玉生知道的事情的确很多。他知道母亲就在这时喜欢了父亲，知道母亲从此心里不再安宁，直到有一天父亲走进她家低矮的房门。

招弟六岁那年，她爹就死了，她只好和母亲相依为命。招弟长到十八岁，每天都到井台打水。有一天，又看见了老骆，他也来打水。招弟看见老骆时，他正在摇着那只辘轳把。她看着他在一桶水摇上井台，摘掉了铁钩。这时老骆也看见了她。老骆再次一怔。招弟心里再次狂跳起来。说不上哪儿来的勇气，她脱口说了一句话：“你也来打水啊！”

与其说这是一句话，听起来倒更像一声长长的叹息。老骆注意到这一点，他竟然生出一种惊讶来，惊讶她的美丽，惊讶她的青春气息，那气息那么饱满，有股甜味……仓促间，老骆只说了声“是呀”，再就没了话。

以后，他们见面便多了，差不多天天见，总是在井台见面。似乎十分碰巧，只要他来打水，她也准来。渐渐话也多了。有一次，老骆问招弟：“别人家都是男人打水，你家怎么……”

招弟便说：“我家里没个男人，我爹……他死了。”

这样直到老骆烫了手。老骆是在做饭时把手烫的，烫了满手背的水泡，他只好在手上缠了一块白布。再来打水时，招弟便看见了，问他咋回事，他就说：“烫了。”

“烫了？蝎不蝎虎？”招弟心里立刻涌起一种关切。她还倒吸了一口冷气。招弟没再说什么，她回了家。可是那天夜里她一夜没有睡好。她做了一夜的梦，她翻来覆去地想老骆那只手，越想心里越疼。第二天她对老骆说：“你手烫了，那你咋煮饭呢？你就别煮了，这几天，就上我家来吃吧……”

她就像怀里揣了一只青蛙，心里一鼓一鼓的。她的眼睛大胆地望着老骆英俊的脸，那眼睛湿漉漉的。她终于听见老骆说了声“好”，她差一点又要哭了。

既然这样，老骆就不用打水了。只招弟打了一担水，由老骆挑着，招弟则拎着老骆的空桶，两人向招弟家走去。两人一前一后，那天，屯里的许多人看见他们……

母亲深爱父亲。玉生对此十分清楚。这种爱贯穿了她几乎一生。母亲对父亲的爱朴素而又热烈，漫长而又执著，即使是在那些不太平的岁月。这是父亲的福气，这也是母亲的福气，这也是他骆玉生的福气。有一阵子，玉生突然感动起来，为父亲感动，为母亲感动，为他们的永不消逝的爱情感动。

招弟对玉生说：“从前，你爷爷是开杂货铺的。你爸给你爷爷打下手。你没见过你爷爷，脾气跟你爸一样好。那年，县里办教育，招老师，把你爸招上了，派到了三合屯……”

天近晌午，招弟把穿好的红辣椒系成一个圆环，挂在窗户旁边的木橛儿上，进屋做午饭去了。

玉生回家快一个星期了。回家以后，除了和母亲唠嗑，还经常出去走走，尤其是日落以后。听着各种昆虫的鸣叫，感受着乡村的宁静，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伤。有时候想起父亲这一生，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有时候他想，如果父亲不当老师，没到三合

屯来，他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当然，这已经是不能想了。

三

校长老骆吃完晚饭就到村政府来了。村政府开会，基本都在晚上，这是老习惯了。白天大家都忙，晚上则没什么事了，几个人凑到一起，抽烟喝水唠嗑，会也就开了。村政府还在老地方（当年的学校就在这里），只是房子不是从前的。从前的房子原是一家地主的上房，已经拆掉，盖了新的。这新房如今也不新了，也快二十年了。

天还没有黑下来，太阳却落下去了，屯子笼罩在绛紫色的晚霞的余晖中，天气不像白天那样热了，街上吹动着一阵阵晚风。屯子这时也热闹起来，整整一天，大家都在田里忙活，现在都回了家，吃饭，喂猪，喊狗，隔着院墙跟邻居唠嗑，粗嗓子，细嗓子，真正给人一种生机勃勃之感。

每当这时，老骆都会产生一种岁月沧桑之感：时间过得多么快，真是流水似的，一眨眼，四十年就流没了。这些年，三合屯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这个原来只有三十几户人家的小屯子，如今快有一百户了。最早跟他念书的那些孩子，有的都当上爷爷啦！每当这时，老骆都会想起当年念私塾时学过的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话是孔圣人说的。这话说得太好啦！

老骆很不解，尤其是今年，他突然爱想过去的事儿，爱回忆了。一些芝麻大点儿的小事，都能清清楚楚想起来呢！特别是小时候的事儿。如果闭上眼睛，简直就重新看见啦！是的是的，能看见他家的杂货铺，能看见请人写的“骆家杂货”那四个字，能看见店铺前边那条小街，很窄，很脏，总是飘着一些残破的纸片儿。那时候他已经上学，腋下挟着一个蓝士林布书包，里面包着书本和毛笔，还有算盘，每天还要经过一座二层楼房，朱红的廊

柱，雕木的门窗，每天经过这里，他都要呆在远处呆呆地看它一会儿。拐过楼房不远，就是他念书的学堂了。

让老骆不解的，是他为什么总要想起这些旧事来。他并不想想这些，可那根本就不用你想，它们自己就来了，它们就像春天的杂草，说不定打哪儿就钻出来，并且，生命力又那么旺盛，一出来就一大片，蓬蓬勃勃的一大片，常常弄得他哭笑不得，正是这样，哭笑不得。

“爸，问你一件事儿呀……”有一次，玉生对他说。这时玉生已经上了大学，放寒假时回来了。

“什么事，你说。”

“你是怎么想起要当个老师的呢？”

听了这话，他竟然怔住了。他弄不懂儿子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儿子如此郑重这还是第一次。似乎他意识到自己长大了，可以和老爹平起平坐了。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儿子长大了是一件好事。他决定认真回答他的问题。可他想了半天，却回答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儿子的样子颇为吃惊，同时也有点信不过他，大概以为他不想回答。

“我没想那么多。”他极力诚恳地说，还对儿子讲了当时的情形，“有一天，我上街去转转，转到县政府门前，见一拨人在那儿敲锣打鼓，围墙上还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一问，知道是招考老师，就把名儿报了，又参加了考试，真考上了……我好像没想什么，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另外也觉得当时的生活太……怎么说呢？单调也好，枯燥也好，反正就那么个想法吧。”

儿子不再问什么了，坐在对面望着他。老骆突然觉得很不舒服，不是因为儿子问的话，而是因为他的眼神儿，那眼神儿那么冷静，隐隐还有一点怜悯，好像怎么回事儿似的……这小兔崽子！他在心里骂了一句。